

厨房的秘密：你为什么吃不胖？！（文风很克制了）

李镜合 李镜合 2017-06-11
00:28

（给昨天文章的配图，我没有喝大乱写）

下了班，主厨把我叫到餐厅前边的吧台，从冰柜里拿出来一个Sapporo，“可乐还是啤酒，”把Sapporo递给了我。

“你坐。”

主厨巨大的身子挡住背后的灯光，我感觉自己被一个山地大猩猩笼罩住了。

“你说，你今天干活的时候，吃了多少东西？！”

“我没吃中午饭！我饿。”

“那也不能不停吃啊，跟头金鱼似的，不怕撑死啊。你算算，你吃了多少，啊。”

我想了想不说话。

“那我给你算。面包，就没停过是吧，平均每六分钟就吃一片，和意大利黑醋和番茄酱一起吃。”

“你可以试一下，把意大利黑醋和黄油一起。我一朋友就这么干的，好吃！我一捆一捆面包蘸着吃！啊对了，别忘了蜂蜜。”

“你一别—说—话！我继续给你算！”主厨喝了一口啤酒，“炸的薯片薯条，和汉堡一起上的，多余都让你吃了，是不是，刚放案板，就没了，啊？！就没了？！”

“凉了就不好吃了呀！”

“你一别—说—话！好不好？！海鲜杂烩汤呢？我们今晚卖了28份，Nelson每一锅做完倒了给客人的碗里之后，都有剩下的吧？哪去了？你喝了28份啊！足足28份啊！我看着你，没漏过一个！虽然都是剩下的，那加起来也差不多五六份整了吧？你还用面包蘸着吃，变着花样吃！啊？”

“Nelson直接扔洗碗池旁边了，要丢掉的啊！我不喝，就倒掉的啊？！可惜啊？！太好喝了，Nelson做的，不愧是在星级游轮上工作的师傅，啊我不是说你做的差啊主厨。我不是说Nelson放的三文鱼和鳕鱼块儿多，主要是奶和乳脂的比例太到位了。我猜啊，他可能改了餐厅的规定的食谱，你最好提醒他一下。啊不对，他做得更好，虽然违反了程序，但是，结果说话，对嘛？！我下次给你留一勺，你过来，我们一起喝！蹲下来，藏起来，一起喝，非常棒！和它相比，中国的汤一泡污，广东除外，尤其是北方菜系里的，西红柿蛋花汤，什么玩意儿！不能看，丢人。”

“你一别—说—话！那说一下芝士蛋糕，这你就很不厚道了。做了一大盒子的，边角那些不能上桌给客人吃的的都拿回来了，让大家一起吃，是吧？你吃了多少，你自己说你吃了多少？啊？！”

“我没有刻意占为己有的吃啊主厨！它就在那里，你吃和不吃，就在那儿对吧！你们还有服务员来来往往的，都能拿着吃啊。我没有说一直吃，一直护着围着芝士蛋糕不让你们吃啊，我也没有一直站在芝士蛋糕旁边对吧，我只是机遇把握的好，我是想说，每次我经过那里的时候，都能发现芝士蛋糕，我就拿起来一块儿吃了。用勺子，很礼貌的一小块一小块切下来，好吃啊好吃啊。要疯了。”

“你一别一说一话！别解释！别解释！那贻贝呢？你数了你吃了多少个么？！啊？！”

“这个锅我不背哦主厨。Jacob每次都多做好多，你说的18个一份对吧。Jacob每次啊，我是说每次，25个以上，我站在旁边数了。当然他解释了，因为有些贻贝是坏或者是空的嘛，免不了的是吧。但是7个差额还是太大了对吧。所以每次都能捡到好几个完整的吃。其实我挺惨的不是么，在贻贝里翻翻捡捡跟食腐动物似的，想找个完整的，难啊！现在贻贝都不好好长了，不争气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全球变暖影响，都空的，瞎的，一种拒绝生长的姿态，可恶啊！海里现在生活有那么难了？还没出生就自己把自己给掐死了啊？但是话说回来，Jacob的贻贝汁太棒了，我打赌啊，他肯定不是直接用事先准备好的桶里的贻贝汁。我没看清，他可能自己有加了什么。我没看清。”

“因为你在吃薯条？！”

“啊，主厨你和我对话了耶！不是不是，主要是丫动作太快了，看不清，出手雷霆迅疾。主厨你最好长点心，丫有自立本户的能力和野心哦！啊我不是说你调的汁不好了，我吃面包的时候蘸着你调的贻贝汁吃呢，对吧。很不错的，很不错。”

“你一别一说一话！多嘴啊。沙拉就不说了，你舔的比洗碗机洗的还干净。沙拉里边腌的甜菜，培根，杏仁，山羊奶酪，你没错过一样吧，啊？！”

我语消了会儿。

然后突然发话，“我最讨厌扇贝和虾了，一个一个的拎得清，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，而且永远不粘锅，我们煎完毫无痕迹和剩余，没得剩下的吃。我提个意见，煎三文鱼或者鳕鱼之前，可以多挂点面，真的，黏锅，可以留下来不少给，给我们大家吃。还有餐厅应该做鳕鱼舌头，做得好，鲜嫩弹牙，让顾客有了味觉之外的评价，想象力更加淋漓的发挥，在海边，一朵浪花连人打在石头上。还有虾，用黑虎虾，肉多且白，青春期的想象，可以轻易越过前女友的障碍。还有餐厅为什么不做面食类的，意大利面，不花功夫，做面包的时间，顺便就揉了是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来做工作。我吃过最好的意大利fettuccine，就是我自己揉出来了，我凌晨四点就来厨房了，和面，月亮还在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手工揉面了，亚洲人的手，纤细敏感，他们吃每一根面条的时候，我都能感觉到我手掌上血管和肌肉纤维恰到好处的回应。还有米，为什么不供应米，我们黄种人的祖先的一种食物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。我们餐厅可以做米饭，我来就行，能迅速培养一批新顾客，至少亚裔的，我保证。你应该看看我们亚洲吃米时候样子，最司空见惯不过，但你仔细看，每一粒米，咽下去之前，都像被寄出的一封信，没有地址，没人收，无法返回，但就是沉甸甸的有重量。”

主厨懵了，显而易见。把我的啤酒给夺了回去。

跟我对话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在做笔记，我不知道他在记什么，像是安全部政审和面试。

“我算了，你上一天班吃下来比一头成年北美野牛一周吃的还多啊！那么，你是怎么吃不胖的呢？！啊啊啊，摔！”主厨最后发问了，成年人任性的生气，声音从他260斤重的身体里发出来，四周共鸣。

很好。主厨说，我年轻时候和你一样爱吃，爱睡，做着浆果一样的梦。但现在我好想减肥，你教教我，好不好，好不好啊？

